

经过岁月风尘而破旧残损的器物,在金缮修复师手中重拾历史的记忆……

金缮修复:让残缺变成一种美

□本报记者 李宾 文/图

几条金线蜿蜒攀爬在茶盏内壁,夺目却不刺眼;素指舞动,那些缝隙、缺口被并不突兀的金粉覆盖,焕发出不同于先前的独特美感;一件件精美器物,经过岁月风尘而破旧残损,在金缮修复师李一冉手中重换新颜,再次具备使用价值和欣赏价值……

金缮,是指用漆黏结开裂或者破损的陶器、瓷器、玉器等器物,然后用金、银、白金等粉末涂抹接缝处,是一种独特的修理方法。目光穿透时间,指尖对话历史,对器物“以金修缮”的过程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,也充满了专注与从容。昨日,在南阳市区,记者探访了金缮修复师李一冉……



粘接



罩金



金缮修复,残缺之美

用指尖对话岁月风尘

端坐在书案前,李一冉打开台灯,让光照亮手中的斗笠碗。这只斗笠碗一侧边缘处曾摔碎为几瓣,但在她手中已经回复到了完整的形状。破裂的地方用金线细细描着,与原本的材质相得益彰。修补工作接近尾声,她又认真检查着黏合的效果,用细木棍轻轻敲打着斗笠碗的边缘,侧耳聆听,分辨着声音的细微差别……

2015年,李一冉在外地一位朋友那里接触到一只通过金缮修复的瓷器,那件作品的工艺造型带给她很大的视觉冲击,原本就喜欢茶道和文物收藏的她决心系统学习这项修复技艺。之后她前往陕西西安学习,并取得了相关的资格证书。在学习过程中,李一冉了解到,金缮既是中国古代漆艺的延续,也是文物修复

的一个分支。但与文物修复讲究的原貌修复不同,金缮要接受器物裂痕等不完美之处,并借助漆、金粉等材料使它外形完整,同时对器物进行艺术提炼,通过造型、工艺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。

做金缮时,李一冉总爱单独一个人。她说,自己与器物的对话需要独立空间,让自己沉静下来,细细端详每一个碎

片、每一件文物,用心读懂它们的故事、它们的历史,从而抓住每一个迸发的灵感,打造独一无二的造型……“坦然接受它们的残缺,精心修缮,让它们得以重生,或更具生命力。”李一冉说,除了瓷器、陶器可以金缮之外,日常生活中断裂的玉镯、开裂的竹制茶盏、壶嘴缺口的茶壶等也都可以用金缮的方法修复。

等待是最虔诚的尊重

金缮最考验的是耐心。无论是清理事物、预拼、拼接、补缺,还是修整、补漆、装饰、绘线、罩光等,每道工序完成后都不能着急进行下一步,需要等待少则几天多则一周的时间。“就像伤口,缝合后要留有愈合的时间。”李一冉

说,不仅如此,每一道工序的完成也是反复揣摩试验的结果,每一步都需要精细地打磨,器物“涅槃重生”的过程,最需要时间的沉淀……

“两三个月完成一件器物的修复已经是比较快的了。如果器物有缺失,还

要加工内胎。大漆干得也很慢,如果不是有阴室,金缮耗时可能会更久。”李一冉介绍,仅从工艺上讲,金缮技艺其实并不复杂,但每个人对于美的呈现和追求不一样,金缮修复是最能体现修复师艺术审美水平的。“我就时常盯着破损

器物的裂痕思考,怎样才能让这裂痕看上去更艺术?怎么去修复才是最合适这件器物的?”李一冉说,愿意等待和有耐心,是做金缮绕不开的话题,她很享受这种思考、这种等待、这种参悟,进而专心致志并乐在其中……

希望更多人接触金缮

“这是金镶出来的吗?真特别!”当李一冉向亲朋好友展示自己的金缮作品时,听到最多的是好奇和赞美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,她已修复了数十件器物,包括茶盏、玉器、水晶、琉璃等,它们有的被重新摆放在橱柜内,有的融入了

李一冉及朋友的生活,再度成为茶具、饰品……

闲暇之余,李一冉爱细细端详修复好的器物。与先前不同,如今她与这些修复好的器物多了属于她们之间的独特回忆,淘宝的过程、修复的过程、再创造的过程、涅槃

的过程……“金缮正逐渐走进人们视野,不少朋友想跟着我学习金缮手艺,这让我感悟很深。”李一冉说,金缮不只是自己的爱好,作为一门中国传统工艺,她希望金缮能被更多人接触和了解。“如果有需要,我会毫无保留地

将我所学教授给喜爱金缮的人,让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……”⑦5



这也是他不喜欢待在家里的原因之一。他和往常一样,等老婆一转身,就把那些白色药丸统统扔进马桶冲走了。他不爱吃药,而且,他也不知道那些药是不能让他的体温降下来的。

他戴了鸭舌帽坐在朱某家的楼下,掩人耳目地拿了本书看。其实没有必要的,这个小区没人认识他,除了朱某。

有一次,他看到朱某在阳台上晾衣裳。他有些激动,立刻发短信说,我在下面。他看到朱某进屋了,想必听到了短信的提示声音。他指望朱某看到短信后出来看看楼下的,就算看一眼,也好,但朱某没有,朱某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。

他其实也知道朱某不会出来的。孟渔,看着朱某家的阳台,又有些不能自己了。他差点不管不顾地冲上楼去,但到底没有,万一沈一鸣在家呢?他还是不想用这种方式逼朱某。最后,他给朱某发了一条短信,说,我现在只有两条路,一是跳李白湖,二是找你老公坦白。

朱某和孟渔又见面了,这一回,他们约在图书馆的古籍资料室,是朱某坚持的。古籍资料室一般没什么人的,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图书管理员,坐在桌子后兀自织自己的毛衣,几乎不管里面的老师。这正好,既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,又能约束孟渔——孟渔再野蛮,总不能当了第三者的面做什么。她现在信不过他了,也信不过自己。

他们相对坐在书架后面的阅览桌旁,面前都摊了本旧书。他看着她,带着某种又悲伤又疯狂的灼热眼神,她低了头,不看他,不敢看。我求你,求你了。他低声说。她也压低了声音说,我求你,求你放过我。我们出去吧,出去再说。但她不肯,一直低头看书——真好好像在看书似的。

他站了起来,绕到她身后的书架前,走过来,又走过去,似乎在找某本书的样子。她紧张得要命,怕他会做出什么动作,她知道他会做的,他果然做了,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。

下期请看:朱某一直对自己说,她是受了孟渔的胁迫才不得不出来的。⑦5

中篇小说连载



上耶

阿袁 著

24